

Deep Trouble Ails Party Politics—A Review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2023

Jingwen Wang

College of Philosophy, Law & Political Scienc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direction in the field of party politic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he most prominent one is the phenomenon of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present, domestic and foreign studies on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generally fruitful, but in terms of quantity, compared with the first few years of Biden's term, the number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studies in this area had decreased in 2023, whereas scholars developed new ways to extend the study of political polarization from various angles, therefore the discussion of this topic is still up and coming. The paper integrates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on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2023, categorizing and sorting out existing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both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Through tracing the reasons, linking problems, and analyzing phenomena, it is found that in 2023,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on political polarization will no longer be confined to traditional research paths. Scholars will begin to explore multiple dimensions, forming a resonance pattern of multiple issues and frequencies, presenting the phenomenon of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multiple facts, deeply exploring the reasons for polarization, and thinking about ways to break through the dilemma.

Keyword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U.S. politics; Party politics

“深之又深乃至踵”的政党政治弊病——2023年国内外关于美国政治极化的研究综述

王婧雯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 中国·上海 200234

摘要

政治极化是目前国内外政党政治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探究方向,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美国的政治极化现象。当前, 国内外关于美国政治极化的研究总体成果丰硕, 但从数量上看, 相较于拜登履新之初的几年, 2023年国内外在这方面的研究数量减少, 但学者们另辟蹊径, 从多样角度延展政治极化研究, 因此此话题的讨论热度依然不减。论文整合了2023年国内外关于美国政治极化的研究, 从内涵与外延两个角度, 通过原因追踪、难题联动、现象析辨几个视角对既有研究进行了分类梳理, 发现2023年国内外对于政治极化研究不再拘泥于传统研究路径, 学者开始致力于多维度探索, 形成了多议题同频共振格局, 多事实展现美国的政治极化现象, 深度挖掘极化原因, 思考破除困局路径。

关键词

政治极化; 美国政治; 政党政治

1 引言

极化是当下美国政治的显著特征之一, 但并不是现代

【课题项目】2024年上海师范大学学生科研项目“美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脉络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24XSY050)。

【作者简介】王婧雯(2000-), 女, 满族, 中国河北石家庄人, 在读硕士, 从事比较政治制度、政治现代化研究。

美国政治的新兴产物。20世纪末美国就兴起了围绕极化这个话题的广泛讨论。针对“文化战争”“我们是谁?”“红色国家或蓝色国家?”等议题, 美国各社会群体掀起了有关道德标准、身份认同和国家特性的激烈争论, 最突出的则为政党政治的极化^[1]。而在学术研究方面, 国内外学术界对此话题的大范围研究与关注始于特朗普执政时期, 两党在种族、宗教、堕胎、同性恋、以医改为核心的社会福利政策等一系列议题上的立场愈加两极化, 在国会内相互否决, 几乎无合作空间与中间立场^[2]。为什么美国会出现极化困局? 极

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究竟藏于美国政治架构中的哪个角落，政治极化又因此引发了何种社会问题，去极化的愿景有无实现的可能性？2023年国内外学者从各个独特角度切入，逐渐拼凑出了更加完整的研究图景。

2 美国政治极化的原因溯源、催化因素与去极化讨论

2.1 原因溯源与催化因素

政治极化实则为两党对峙的僵化困局，学者李新廷给出了政治极化最直观、朴素的形成原因，他认为政治极化是被“制造”出来的，是一方政治势力通过使用分化战略，利用现有的不满情绪，采取“妖魔化”的“我们”与“他们”、“好人”与“坏人”、“善”与“恶”、“精英”与“平民”甚至是“爱国者”与“叛徒”之类的对立分化话语来动员选民，而另一方政治势力也以类似的极化策略作为反应机制，从而制造了政治极化^[1]。那么政党内部两极对立的具体生成逻辑为何？国内外学者给出了多维度的答案。学者钟伟云首先指出，政治极化产生是美国独具特色的政党制度使然，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在政坛占据支配地位，两党轮流执政，这种固化了的两党体制与执政体系长此以往在不知不觉间打下了极化根基。美国特色的非制度化政党制度在事实上成为“准宪法安排”。在学者钟伟云看来，美国的政治极化就是美国政党政治的变异，而这个变异在最近二三十年间各种事件的加持下成为一个极端化过程，造成了诸多不良影响。变异是如何产生的，该学者创新性地提出了四个因素：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党派“大筛选”的后果；政治干预选区划分；利益集团的游说；新媒体的催化^[1]。

关于最后一个因素“新媒体的催化”，也是2023年度许多其他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突破口。学者余振和王净宇通过一项实证研究发现，社交媒体显著加剧了美国公众政治极化，且对美国主流群体政治极化的影响更为显著，更高的受教育水平不能帮助公众有效脱离社交媒体的影响^[4]。学者庞金友和赵洁同样肯定了新媒体对政治极化的催化作用，不过认为政治极化的产生和发展首先具有一定的政治心理根源，突出表现在以“偏”为主基调的后政治心理^[5]。正是因为政治心理自始存在，社交媒体时代中传统的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的结构性变革才能够成为酝酿极端激进情绪的温床。学者周栋栋和郑易平则从美国“第四权力”的角度出发，指出美国媒体深度介入政治极化斗争中，媒体内部划分阵营，通过新闻报道左右话语构建与领袖形象塑造。两位学者认为，美国大众媒体的党派化则很有可能会进一步刺激两党极化，加深美国社会的撕裂，美国政治的前景将变得更加黯淡^[6]。学者易妍和叶淑兰从社交媒体会对政治极化施加影响这个前提出发，具体描绘了在社交媒体竞选时代，公共议题从党派精英传递到公众的过程，并分析这个过程如何强化了政治极化^[7]。学者夏川理和沈菲研究了社交媒体影响政治极化的机

制，并探讨了政治宽容与影响机制之间制约与被制约关系^[8]。

政治极化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现象，其背后生成逻辑是美国社会由来已久的各种社会痼疾交织、纠缠。学者庞金友和李欣颖认为，固化在美国社会的反智文化是引发与加剧政治极化趋势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与政治极化息息相关的政府信任危机问题、身份政治分裂问题、“后真相”政治甚嚣尘上的困境、民粹主义情绪激化都与反智主义泛滥不无关系。现实两党斗争中，民主党与共和党更是频频营造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对立，美国政治极化的鸿沟愈加难以跨越，民主政治运行所需要的理性交流空间也因为政治极化而被严重挤压^[9]。学者庞金友又在另一篇研究中理清了上述几项美国现存政治问题之间的内在关系与逻辑，并进一步从反智主义角度深入探究政治极化的价值根源，认为反智主义在内外两大维度上不断强化和加剧美国政治的极化。内在维度指反智主义之于政治建构，反精英立场加速政治权威流失、加剧信任危机、削弱了自由民主的制度内聚力。外在维度指反智主义之于社会环境，反智主义助长了民粹主义、极端主义与后真相主义^[10]。在这些因素的互动叠加作用下，政治极化不断演进。

上述学者的研究从诸多外在角度分析了美国政治极化产生的原因与影响因素，学者李海默则从内涵方面辨析了党派分类（Party Sorting）、情感性极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与精英极化（Elite Polarization）这三个与政治极化相关的西方本土化概念。政治极化一般认为是一种广义上的极化现象，即不仅两党之间存在对立，两党各自的选民也相互对立。目前美国的选民中间尚未形成绝对的相互对立之势，由此党派分类这一概念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更能够宏观展现现存的美国困局。在微观层面来讲，两派选民之间的相互不信任则是所谓的情感性极化，情感性极化伴随时间沉淀在选民的固有观念之中，逐渐形成一种刻板印象。精英极化这一概念则进一步证明了党派分类的合理性，美国政治极化内部存在轻重缓急的不均匀分布，站在政治前端的精英与政客挑起、左右着极化浪潮，部分激进选民受此摆布，但国内局势尚未形成绝对的二元对立，并非丝毫没有不可调和的空间。正是因为从选民层面上讲，极化情绪与对立情感易根植人心；从党派或精英层面来讲，拉帮结派成为一种传统与痼疾，不断延续，政治极化才在近年来成为美国社会深刻的政治危机。但学者李海默认为，最深层次的根源埋藏在美国社会半个世纪以来的种种弊病当中，其中最首要的就是政治信任缺失，没有信任，共识就无法形成，妥协就不会发生^[11]。

相较于国内学者，2023年国外学者的注意力很少聚焦原因分析，但这方面仍然有新的学术贡献。学者Andreas Schedler将政治极化扩大解释为一种大众冲突（Public Conflict），其特点是各首要议题中根深蒂固的政治对立（Political Confrontation）。当把极化作为一种冲突看待时，Schedler认为两个层面的冲突会催使政治“病态化”发展：

意识形态分歧 (Ideological Discord) 和情感憎恨 (Affective Aversion), 这两种冲突会加剧民主政治内部的对抗竞争, 引发民众政治偏狭 (Political Intolerance)。而从民主政治层面来说, Schedler 同样认为, 基本政治信任的破灭与缺失也是导致政治极化的导火索, 信任缺失给人们带来了危机感。Schedler 还表示, 不同党派的人们并不担忧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或道德价值威胁, 他们担忧的是民主的颠覆, “当政治竞争者将彼此视为民主的敌人时, 民主就会陷入深渊” (When political contenders come to see each other as enemies of democracy, democracy stares into the abyss) [12]。

2.2 去极化讨论

政治极化是美国的时代性问题, 也是深深植根历史的社会痼疾。研究的意义根本在于解决当下的政治难题, 极化能否去除, 似乎是一个难以着手的问题, 目前关于去极化的研究成果总体较少, 但 2023 年也实现了一些讨论与突破。学者付随鑫从美国政治发展和政治制度的角度, 通过对历史案例的分析与比较, 考察了美国政治极化的发展趋势和去极化的可能性。该学者认为, 当代政治极化基于深刻的经济与社会矛盾, 美国历史上的内战前夕和镀金时代末期都出现了短暂的去极化时期, 沿循历史逻辑, 去极化实现过且未来也有可能实现, 但上述矛盾短期内并无缓解迹象, 因此去极化暂时不能实现, 未来能够实现与否充满较大不确定性 [13]。学者李新廷以系统性视角观察分析了多国极化案例, 认为南非、土耳其和希腊曾提供了有益的去极化经验: 霸权党内部改革的民主化, 反对党的民主化改革和选举动员, 以及让不同派别参与政党体系的多元化政治代表选择。但在两个主要党派势均力敌的美国, 这些成功经验难以借鉴 [2]。学者夏川理和沈菲的研究发现社交媒体虽然从广义上促进了极化, 但从个体微观层面来看, 社交媒体的使用可以通过提升个体的网络异质性水平来实现政治态度和情感去极化, 去极化效果在政治容忍度高的人身上更为明显 [8]。

3 以政治极化为背景的外延多元研究

从数量上看, 2023 年有关政治极化的研究中占比最多的一类研究就是把政治极化作为背景的研究。这类研究脱离了从前原因探寻与事实分析的偏好研究路径, 学者们把政治极化视为一个较为稳固的社会政治现象, 对此背景延展出一系列问题开展了细致研究, 研究角度多元, 国外学者尤其青睐这类问题研究, 生产出了诸多启发性知识成果。这一类研究具体分为以下三个面向。

3.1 政党与选举

3.1.1 政党

从两党对比的分析视角看, 学者王浩认为 2022 年中期选举重塑了美国的政治格局, 并从结构、议程与整合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述。结构上, 政党政治“双重极化”将进一步加剧; 议程上, “经济优先”与“文化战争”两大核心议

程间的张力会愈发显著。整合上, 民主、共和两党内部都会出现更大的整合困境 [14]。学者 William Bendix 和 Gyung-Ho Jeong 通过量化分析研究, 回答了许多普通民众正持有的一个朴素政治问题: 对立的鹰派和鸽派, 究竟孰强孰弱? 两位学者从外交政策角度出发, 运用 T 检验和多层次模型分析了美国 1971 年至 2016 年所有国会通过的国防开支法案, 发现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掌控国会, 也无论美国是处于战争状态还是相对和平状态, 鹰派对国防法案的影响都更大。作者认为这主要有三点原因: 第一, 美国参议院武装服务委员会 (The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内的鹰派人士居多; 第二, 通过鹰派提出的国防法案就能够增加政府开支, 进而促进国内就业; 第三, 鹰派总统持续控制美国政坛, 推动鹰派国防法案通过 [15]。

从单个党派的政策转变与选择上看, 学者王联合结合美国政治格局呈现全域性对抗的时代与社会大背景, 分析了民主党竞选策略的调整变化。该学者认为民主党在五个方面做出了政策调整: 第一, 突出“身份认同”的竞选主轴。第二, 干扰共和党的内部选举。第三, 借力社交媒体的传播优势。第四, 利用“楔子议题”增加竞选筹码。第五, 在竞选中复制“艾布拉姆斯模式”。而这些政策调整对于民主党而言, 并非只有积极影响, “主动变招”也潜藏着隐患和风险, 将进一步加剧极化场面, 对外交政策而言, 调整可能带来潜在外溢效应 [16]。

3.1.2 选举

目前, 总统大选已经成为政治极化角逐的关键场域, 学者祁玲玲认为理解美国社会中那群沉默的“被遗忘的人”——白人工薪阶层的基本特质与政治倾向是了解当前美国总统大选逻辑的关键之一。该学者通过数据分析发现, 美国白人工薪阶层的政治参与远低于其他群体, 更加倾向于保守主义, 已经日趋与民主党疏离 [17]。尽管政治极化给美国大选以及整体政治生态造成了巨大混乱, 但极化是否真的“一无是处”呢? 学者 Chloe Ahn 和 Diana C. Mutz 便着重研究了政治极化的潜在积极方面: 促进政治参与。两位学者通过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分析对“情感极化增进政治参与”这一假设进行了验证, 研究结果表明, 情感极化与总投票数之间的联系甚微, 上述假设并不成立。两位学者基于研究数据还强调了有效的投票率对分析政治行为的重要性, 以及总统候选人本身对选民情感判断的重要性 [18]。

3.2 民意与民粹主义

3.2.1 民意

在美国的选举政治体制下, 民意常被认为是选举的风向标, 因此许多研究团体与智库常常通过民意测验这种社会调查方法来获取民意信息。政治极化背景下, 民意的动向也成为学者们的重点关注方向。学者 Kathryn Haglin 和 Arnold Vedlitz 将目光投向了科学领域, 他们认为在极化背景下, 科学的政治化、个人的政策观点、科学发现对公众的传播与

解释都具有较高研究价值,对理解公众对政府科学工作的接受程度具有重要意义,而集合以上方面的主体便是美国各类研究机构。两位学者构建的理论假设是:客观现实和主观认为的科学知识之间的差异以及意识形态导向有助于构建公民对科学机构的评价。研究最终证明了该假设,也指出意识形态极化在公众对政府精英和各类机构的评价中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考量因素^[19]。学者 Nicholas F. Jacobs 研究了公众对蓝州和红州之间分歧的看法如何塑造了对于美国分裂的态度,他认为有关政治差异的看法增加的同时,国内对分裂的支持也在增加,分裂主义思潮难以逆转。公众关于政治差异的态度成为继民粹主义、种族仇恨、情感极化、意识形态之后的又一个激化党派仇恨的因素^[20]。新冠疫情这场全球性灾难在美国成为许多政治与社会风波的导火线,疫情的全球性影响已渐渐走向了尾声,但关于疫情的研究与反思仍在继续。学者 Katharina Gabriela Pfaff、Thomas Plümper 和 Eric Neumayer 研究了极化背景下美国民众对疫情政策的抗议。该研究认为民众的抗议因素有二:一是遏制政策自身的严厉性,二是两党对各州州长和立法机构的控制。第二个原因反映出了两党疫情政策的分立。学者们对 2020 年 3 月至 2022 年 3 月的抗议事件进行了样本分析,发现在完全由民主党控制的州,抗议事件的数量比共和党控制的州更多。抗议活动被政治化,党派之争对抗议事件数量的实质影响与遏制政策的严厉程度大致相当。学者们进而在研究中假设党派对抗议活动没有直接影响,但遏制政策对党派影响存在因果异质性,在此假设前提下,研究发现若政策严厉程度增加,蓝州引发的抗议反响比红州的抗议更强烈^[21]。

3.2.2 民粹主义

美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遭遇以民粹政治和极化政治为代表的激进政治浪潮的冲击和挑战。在有关美国政治乱象研究中,民粹主义一般作为与政治极化并存的平行因素与研究对象,仔细探究,这些因素之间确实存在相互促进与相互铺垫的双向逻辑,就具体研究而言,学术界在这两者之间有着不平衡的侧重,学者们还是倾向以“民粹主义”为研究对象,以“政治极化”为研究背景。2023 年的研究中,学者李博认为,政治极化的威胁指向民主政治,主要表现在民主价值观、民主运行机制和民族的身份认同三方面,其中右翼民粹主义的威胁程度较高。右翼民粹主义在加剧政治极化的威胁中主要是以作为失败者的人民与强大的精英之间的对立为核心,以文化冲突为主要矛盾并与其他结构性因素产生联系,其中文化冲突是构成极化威胁的思想根源^[22]。政治极化背景下,支持两党派的选民与选民的民粹主义倾向有何关联,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有待填补与扩充,于是学者 Alberto Stefanelli 探究了民粹主义分子持有极端观点的原因,分析了个人层面的民粹主义思想在何种条件下会与政策极端化和党派间对峙产生关联。研究发现,个体民粹主义态度与意识形态极端化和情感极化密切相关。对于民主党一派来

说,意识形态极端化程度越高,民粹主义倾向越明显;对于共和党一派而言,对领导人的评价越消极负面,民粹主义倾向越明显。这表明,民粹主义与公民政治判断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民粹主义领导人的两大能力:突出意识形态或情感的能力与利用已有的意识形态和党派竞争的能力^[23]。

3.3 美国的社会乱象

当下,美国政治秩序衰败与国家治理乱象史无前例,种种衰败的迹象早已显露,隐藏在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国际社会共同问题的羽翼下。政治极化背景下,这些问题在两党对立的夹缝中愈加严峻,国内外学者也将目光投向了极化中的迭代乱象。

关于宗教问题。美国犹太社团是辐射美国各精英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严重极化的政党政治破坏了美国犹太社团赖以实现繁荣和安全的整体社会环境,沉寂已久的恶性反犹太主义重新抬头。学者汪舒明的研究表明,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塑造美国社会政治、应对反犹太主义、支持以色列等重要议题上的分歧加剧。政治极化从政党政治环境、行为体战略、政治联盟等方面都改变了犹太社团对美国政治的参与及其影响。美国犹太社团内部的极化,也驱使美、以两国不同倾向的政治派别和精英对犹太社团内部相互竞争对立的政治阵营“分而治之”,极化背景下,美国犹太社团的非对称极化态势已经形成^[1]。

关于司法问题。2023 年 3 月以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接连受到多起刑事起诉,成为美国司法界前所未有之“奇事”。学者陈长宁认为,此事因极化而起,同时极化与政党竞争加剧也将进一步放大各起诉讼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极化氛围下,对特朗普的审讯演变为了政党政治另一块角逐赛场,不仅使法院难以回答案件中的重大敏感争议,还可能酿成宪法危机。案件发酵与程序延宕势必会对 2024 年大选带来显著影响。同时学者认为,极化也改变了美国的原生司法运行生态。近年来,美国法院在多个重要领域对其他政府分支行使权力的总体立场已逐渐由尊让转向监督。已经完成全面“右转”的美国最高法院不仅权力上升,而且所受制衡下降^[24]。

关于国际社会共同问题议题。学者 Thomas Oatley 从气候变化角度探究了两个有关政治极化的具体问题:第一,什么因素导致了美国在气候变化政策上的政治分歧?第二,气候变化政策上的分歧与当代美国政治广泛的两极分化有何具体关系?该学者认为美国知识经济和碳经济的地理分布性和气候危机升级两个因素相互交织,产生了美国国内新的斗争,作者把这种斗争称为“碳—气候分裂”(carbon-climate cleavage)。“碳—气候分裂”造成了政治上气候变化的意见分歧。学者经过实证分析证明,碳经济社区反对气候变化政策,支持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知识经济社区支持气候变化政策,对特朗普持反对意见^[25]。

关于文化战争。美国极化和撕裂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原因,这就是詹姆斯·亨特提出的“文化战争”(Culture

War)。随着极化在美国各界激烈升级,文化战争与极化的交织程度也愈加深刻,在上述的部分极化研究中,文化战争都被作为一个影响因素夹杂在研究的内部逻辑中。2023年,学者 Rebecca Bromley-Trujillo 和 Paul Nolette 对文化战争的研究最突出。两位学者通过分析 2022 年国会的重大政策活动,对 2022 年的美国联邦制情况进行了讨论说明,接着探讨了 2022 年中期选举以及未出现的“红色浪潮”,最后论述了公民权利和自由、环境政策和劳工等领域的重大政策转变。两位学者认为,极化围绕文化斗争的加剧展开,在州一级的斗争尤为明显^[26]。

4 政治极化的跨议题研究与多难题联动

相对于前几年的极具针对性、聚焦性的极化研究,2023 年政治极化研究更加注重联动效应,政治极化被贯穿到时下一些热点议题当中,部分议题早已成为美国社会的沉疴痼疾,相关讨论由来已久,不过这些讨论并非止步不前,而是被加注了一些“小众的新鲜感”。

自拜登就职以来,拜登政府持续推出了不少热点议题方向的政策,我国学者对此尤为关注,此方面的国内学术成果丰厚,覆盖了人权、气候、科技、种族、移民等诸多领域,涉及对华、对台、中东、对日、对非、对朝、南海等诸多政策面向主体,其中我国学者尤为关注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这方面的研究也十分丰硕。但是在 2023 年的政策研究中,与政治极化相关的论述总体着墨不多,议论纵深有限,其中比较突出的研究成果是学者唐慧云对拜登政府改革移民政策的研究。他认为移民问题的高度极化是拜登多元主义移民政策改革的最大立法障碍,美国两党对移民问题的高度极化主要表现在移民对美国有利还是有害、难民配额是否应该增加、隔离墙是否应该修建、年轻非法移民是否应该被赦免等问题上的争论,在政治极化的割裂背景下,拜登政府多元主义的移民政策面临诸多挑战^[27]。

传统政治极化的相关研究,更多关注美国三权分立格局中的国会两党之争,总统次之,对于美国最高法院的极化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在此背景下,学者宋子丰和谢韬探讨了美国最高法院的极化问题,填充了这方面的研究真空。目前,最高法院已成为党派政治角力的舞台,大法官之间的党派分化日益明显,九名大法官逐渐分裂为两派阵营,存在较大的意识形态差异,这已成为干扰美国司法系统流畅运转的核心因素。两位学者认为,产生司法极化的逻辑链条是:在美国政治极化的大背景下,总统越来越站在意识形态的立场上提名大法官;在参议院批准过程中,参议员更加倾向投票支持意识形态接近的、本党总统提名的法官;大法官上任后,在判案中符合总统的预期。最高法院的极化使得美国信任危机再度升级,最高法院的自身运行渐渐偏离合理轨道,司法极化进一步增进另外两权的极化斗争,引发更多的“提名斗争”^[28]。除司法权外,2023 年国内也有学者专门从三权分

立中的行政权方向,以“枪控”这一时下热点议题,分析两党总统在枪支管控上的话语极化趋势。学者郭子凡和谢韬通过分析了 20 世纪 60 年代至今历任总统关于该话题的话语材料发现,从议题上看,民主党总统更关注枪支管控问题并要求改变现状,而共和党总统对枪支管控问题关注度较低,主张维持现状。从正负面情绪上看,没有证据表明两党总统的情绪随政治极化加剧而逐渐极化,主要体现在民主党总统的情绪并未明显负面化,与共和党总统情绪水平的差距也未明显扩大;从立场的强调程度上看,两党总统对自身立场的强调程度均未有明显上升趋势^[29]。

上述的研究中,学者们几乎都将政治极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自美国建国以来出现的、埋没在社会表象下的积弊中,时下显现的弊病并非仅有政治极化。学者庞金友将政治极化与经济不平等、反智主义、新技术革命挑战对齐,这四个平行共存问题在共同叠加效力下深刻影响着美国的现代化进程^[30]。其中,新技术革命产生的人工智能也对民主政治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位学者在另外一项研究成果中提出,人工智能导致的偏见和歧视会成为社会群体极化的激发因素,深刻阻碍着社会整合和共识生成^[31]。

5 结语

2023 年国内外学者针对美国政治极化现象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取得了新进展、新突破,政治极化与其他社会、政治问题相结合,也给相关问题的讨论带来了全新启发。不过综合观察 2023 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兴趣分布,可以发现外国学者尤其是美国本土学者并不十分关注“去极化”路径。政治极化既是美国社会持续存在的政治难题,也是阻碍政治健康运转的弊病。国外学者已经认识到了极化对政治结构的深度危害,却没有广泛探寻破除路径,这本身或许也是一个可以研究、讨论的议题,值得进一步挖掘背后的原因。

参考文献

- [1] 汪舒明.冲击与回应:政治极化背景下美国犹太社团的转向[J].西亚非洲,2023(4):44-67+157.
- [2] 李新廷.政治极化研究:一项系统性的考察[J].理论月刊,2023(4):44-55.
- [3] 余振,王净宇.社交媒体与美国公众政治极化——基于ANES社交媒体特别调查的实证研究[J].当代亚太,2023(2):68-93+157-158.
- [4] 钟伟云.从政党政治角度看美国当前面临的危机[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24(5):4-10.
- [5] 庞金友,赵洁.社交媒体时代的认知与情感:当代欧美国家政治极化的心理根源[J].社会科学,2023(7):99-109.
- [6] 周栋栋,郑易平.美国“第四权”的嬗变[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3(4):49-76.
- [7] 易妍,叶淑兰.社交媒体竞选如何强化美国政治极化:基于美国新冠议题的框架化考察[J].社会科学,2023(2):114-127.
- [8] Xia Chuanli, Shen Fei. How Does Political Tolerance Moderate the

- Effects of Social Media Use on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2023.
- [9] 庞金友,李欣颖.大众狂欢与专家之死:当代美国反智主义的源起与影响[J]. *世界社会科学*, 2023(3):207-225+247.
- [10] 庞金友,孙玉寻.当代美国反智主义的平等建构与政治极化的价值根源[J]. *国外理论动态*, 2023(3):139-150.
- [11] 李海默.美国政治极化现象的内在逻辑[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5):187-200.
- [12] Schedler, Andreas. Rethinking Political Polarization[J].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2023.
- [13] 付随鑫.美国政治能够去极化吗?——基于美国历史经验和政治制度的分析[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3(3):105-115.
- [14] 王浩.结构、议程与整合困境:2022年中期选举后美国的政党政治走向[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7(1):118-129.
- [15] Bendix William, Jeong Gyung-Ho. Hawks versus Doves: Who Lead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US Congress?[J].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2023.
- [16] 王联合.政治极化背景下美国民主党竞选策略的调整[J]. *当代世界*, 2023(11):48-53.
- [17] 祁玲玲.政治极化背景下美国白人工薪阶层与美国总统选举[J]. *国外理论动态*, 2023(3):151-161.
- [18] Ahn Chloe, Mutz Diana. The Effects of Polarized Evaluations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Does Hating the Other Side Motivate Voters?[J].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023.
- [19] Haglin Kathryn, Vedlitz Arnold. Ideology, knowledge, and the assessment of science policy agencies[J].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2023, 50:707-718.
- [20] Nicholas F Jacobs. Seeing Red and Blue: Assessing How Americans Understand Geographic Polarization, Secession, and the Value of Federalism[J]. *The Journal of Federalism*, 2023.
- [21] Pfaff Katharina, Plümper Thomas, Neumayer Eric. Polarized Politics: Protest Against COVID-19 Containment Policies in the USA[J].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2023.
- [22] 李博.民粹主义的转型与极化威胁[J]. *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4(3):10-18.
- [23] Stefanelli Alberto. The Conditional Association Between Populism, Ideological Extremity, and Affective Polariz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2023.
- [24] 陈长宁.特朗普面临的刑事诉讼:美国司法政治视域下的分析[J]. *美国研究*, 2023, 37(6):83-99.
- [25] Thomas Oatley. The dual economy, climate change, and the polariz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J]. *Socio-Economic Review*, 2023.
- [26] Bromley-Trujillo, Rebecca, Nolette Paul. The State of American Federalism 2022-2023: Escalating Culture Wars in the States[J]. *Publius: The Journal of Federalism*, 2023.
- [27] 唐慧云.拜登政府多元主义移民政策改革研究[J]. *国际关系研究*, 2023(3):87-106+158.
- [28] 宋子丰,谢韬.美国最高法院的极化:趋势、成因与影响[J]. *区域国别学刊*, 2023, 7(3):138-151+160.
- [29] 郭子凡,谢韬.以控枪看美国政治极化与总统话语[J]. *国际政治科学*, 2023, 8(3):87-115.
- [30] 庞金友.当前欧美各国现代化面临的共同挑战[J]. *人民论坛*, 2023(6):23-27.
- [31] 庞金友,陈梦雪.智能入场与民主之殇:人工智能时代民主政治的风险与挑战[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9(4):9-20.